

# 論《詩經》的人文精神的體現及其流傳

雷 莎

**摘要：**《詩經》中“國風”及“雅”中的作品，多為怨女棄婦、征夫戍卒、流民浪子“感於哀樂”的底層生活之真實記錄。存在於《詩經》中的這種普遍的生民悲歎，流露的是一種“哀鰥寡”的情懷，也是中國詩歌史上最早的人文精神閃光，並開啟了後代詩歌人文關懷傳統的先河。

**關鍵詞：**《詩經》、人文精神、傳承

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的經典作品對照閱讀，是把握不同民族文化特徵的最佳方式。與《詩經》產生年代相近的《荷馬史詩》、古希臘神話，是西方文化傳統的源頭，當其時其地的詩人還在膜拜神靈、崇拜英雄的故事中寄予自身的願望和追求時，《詩經》時代的作者，他們的眼光卻甚為平和，甚至帶有一種俯視蒼生的悲憫，《詩經》裏活躍著的不是英雄或神靈，而是每一個普通甚至卑微的個體；而他們的故事，不是富於激情的挑戰和狂想，更多的是一聲聲低回的歎息與哀鳴。梁啟超論中國文化云：“重實際故重人事，其敬天也，皆取以為人倫之模範也”<sup>1</sup>，的確，植根於後土，深入於人事，正是《詩經》之“重實際”之處，也是中華文化的厚重深刻處。《詩經》作品所道之事、所敘之情，皆在於人性根本處，映現其間的乃是一種人文精神，在中國文化的初始出便閃動著關懷人性的光芒。

此種原始的人文關懷，一言以蔽之，即“下哀生民”的思想。《易·系辭下》云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<sup>2</sup>；《尚書·大禹謨》亦云：“正德、利用、厚生、惟和”<sup>3</sup>，這種厚生愛民的思想，與周初的民本思想相輔相成。《尚書·洛誥》曰：“誕保文武受命”<sup>4</sup>，又“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”<sup>5</sup>，此處，天、命、民三者並稱，天命實則就是眾民擁護之程度，由此而來的“若保赤子”、“用康保民”的強烈愛民觀念，就貫穿於周文化的傳統中。愛民觀念之體現，首要便是關注黎民蒼生的生存狀態，正是所謂“觀風俗之盛衰”然後才能“考見得失”，於政事上做相應的調整。《召誥》：“天亦哀一四方民，其眷用命懋，王其疾敬德”<sup>6</sup>；何休《春秋公羊傳解詁》：“故王者不出牖戶，盡知天下所苦，不下堂，而知四方”<sup>7</sup>，正是此意。歷史上的“采詩”、“獻詩”制度，徵之古籍雖無確證，然此二種方式在《詩經》的整理成書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，自是於理可循的。因此，借詩歌來關注個體生命的價

<sup>1</sup> 《梁啟超論國學》，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46頁。

<sup>2</sup> 王弼注、孔穎達疏《周易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，第86頁。

<sup>3</sup> 孔安國傳、孔穎達疏《尚書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，第135頁。

<sup>4</sup> 孔安國傳、孔穎達疏《尚書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，第216頁。

<sup>5</sup> 同上注。

<sup>6</sup> 孔安國傳、孔穎達疏《尚書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，第212頁。

<sup>7</sup> 何休注，徐彥疏《春秋公羊傳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，第2287頁。

值，尤其是那些窮而無告者的心靈悲泣，正是《詩經》人文精神的重要體現。縱觀整部《詩三百》，其詩主要表現為對四類人生存狀態的強烈關注，以下一一述之。

## 一、怨女棄婦命運的悲歎

《詩經》中的棄婦詩，據統計多達十餘首，其分佈在《召南》、《邶風》、《衛風》、《王風》、《鄭風》、《秦風》、《小雅》各國民風之中，管中窺豹，今人大概能夠想見當時家庭破裂、婚姻惡化之現象的普遍程度。

每一段棄婦故事的背後，都埋藏著一個傷心自悼的故事，而故事中的女子見棄的原因，細細尋繹起來則不外有二。首先即制度上的缺陷，婚姻中男女地位懸殊正是夫妻相怨、女子被棄的首要原因。周代的婚姻制度較之前代有了顯著的進步文明之象，周公“六禮”正是其體現，在如此繁瑣的聘娶制度引導下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態亦隨之逐漸形成。然而，貴族聯姻則採取男女極不對等的媵婚制度，如以下兩則記載：

媵者何？諸侯娶一國，則二國往媵之，以姪娣從，姪者何？兄之子也。娣也何？弟也。諸侯一聘九女，諸侯不再娶。——《公羊傳·莊公十九年》<sup>8</sup>

古者嫁女，必姪娣從，謂之媵。姪，兄之子，娣，女弟也。——鄭玄注《儀禮·士婚禮》<sup>9</sup>

可見，媵婚制實則為一夫多妻制，男女在這種不平衡的婚姻關係中，必然生出許多矛盾和嫌隙，最終導致婚姻破裂。如《邶風·柏舟》中的女子，正是生活在這樣一個一夫多妻的家庭中，時時感受著“憂心悄悄，慍於群小。覲閔既多，受侮不少”的酸楚與淒怨。在當時社會，男子除了能夠一娶數女之外，還能數次婚娶，如晉公子重耳在流亡過程中就先後三次娶妻，在狄娶季隗，在齊娶董氏，最後在秦更一次納五女。貴族公子的多次婚娶在當時並非特例，《詩經》中亦記載不少再娶重婚的男子，“但見新人笑，哪聞舊人哭”，他們自不去理會女子們的內心悽楚，更有甚者，還將舊婦逐堂遣返，恩斷情絕怎不讓人可恨可歎。如《召南·江有汜》，丈夫另有新歡，故“不我以”、“不我與”、“不我過”，程度的加強正顯示男子與其妻之間已無情分可言。再如《邶風·穀風》一詩，丈夫新婚之時，亦是自己“行道遲遲，中心有違”的下堂之日，“宴爾新昏，不我屑矣”，對故妻更是棄之如鄙履。制度上的缺陷必然帶來道德的缺失，這正是棄婦遭棄的道德成因。統觀棄婦詩，最明顯的感受便是男子普遍的敗德行為。敗德的行為之一便是重色不重德，喜新厭舊。《詩》中被棄的女子，大部分德音美好，勤勞能幹，然而終因年長色衰，恩斷愛弛。如《邶風·穀風》，妻子勸其夫“采葑采菲，無以下體”，經學家對此句的注疏雖不盡相同，但均認同此乃男子重色不重德寫照。“葑菲”有價值可食用的皆為根部，然棄其根而用其莖，正是好色輕德之喻。《衛風·氓》中，女子借喻的“桑之未落，其葉沃若”、“桑之落矣，其黃而隕”兩句，正是用以形容男子之心隨著女子容貌的衰老而

<sup>8</sup> 何休注，徐彥疏《春秋公羊傳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，第2235頁。

<sup>9</sup> 鄭玄注，賈公彥疏《儀禮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，第968頁。

漸淡變無，可謂色衰愛弛的典型寫照。而《鄭風·遵大路》中，那些“無我惡兮”、“無我醜兮”的聲聲哀告，寫盡女子美色漸衰之後的情急與淒涼。《小雅·我行其野》詩中，丈夫“不思舊姻，求爾新特”之行為，雖不是“成不以富”的嫌貧愛富，然只一句“亦祇以異”的怨訴，男子愛慕美色、喜新厭舊之心明白見之。男子們敗德的行為之二便是不念舊情，忘恩負義。《詩》中見棄的女子大多與丈夫識於微時，他們經年累月地操持家務，辛勤勞作，一朝富貴，反被逐下堂，人情冷暖，體會深處猶感淒涼。《邶風·穀風》中，女主人公“何有何亡，黽勉求之。凡民有喪，匍匐求之”，可謂是黽勉勤力，和睦鄉黨，既能幹又有德音。昔日“育恐育鞠，及爾顛覆”，一派鞠躬盡瘁，今日“既生既育，比予於毒”，何其薄幸寡情。然而丈夫的薄幸似乎還不止於此，“不我能愜，反以我為讎”，甚至送故妻出行的要求他都尚且不願，只是“薄送我畿”，了了草事，人世炎涼而薄情至此，讀來令人悽愴不已。《氓》詩中，女主人於丈夫貧賤時，“三歲為婦，靡室勞矣。夙興夜寐，靡有朝矣”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辛勤勞作，等到“言既遂矣”的安樂之時，則“至於暴矣”，此中男子，真可謂德行全無、醜行盡現了。《穀風》一詩《小雅》中亦有，訴說的是相同的棄婦之悲。“將恐將懼，維予與女。將安將樂，女轉棄予”，夫妻之間可共禍患難、不可與共安樂，富貴之後即下堂的命運，似乎是那個時代女子的群體悲劇。所以她們在詩中，亦反復控訴男子的敗德行為，如“乃如之人兮，德音無良”（《邶風·日月》）；“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”（《衛風·氓》）；“條其嘯矣，遇人之不淑矣”（《王風·中穀有蕓》）；“之子無良，二三其德”（《小雅·白華》），如是之言比比皆是。《詩經》中的棄婦詩，不盡然皆女子自作，正如顧頡剛所言：“詩是棄婦詩，但不必棄婦自己做，社會上這種事情多了，文學家不免就採取而描述之。從舊材料裏做出新文章，是常有的事，母題相同是不容諱言的。”的確，在整個社會逐漸走向禮崩樂壞的過程中，夫妻相怨、朋友棄義、老無所依、少無所養，類似現象在世間只會越來越普遍，棄婦的悲訴只是窺其全貌的一點，詩人或采詩者寄寓其間的，除了有對這些無依無靠的女子的深切同情之外，何曾沒有對普遍道德缺失的譴責與對整個社會前途走向的憂慮呢？

自《詩經》大量出現詠歎棄婦悲苦命運的詩作之後，類似題材在後代的詩歌題材中亦反復出現，如漢代司馬相如的《長門賦》、就襲用了《詩經》中無辜被棄，在憔悴中悵望的棄婦形象，來抒寫陳皇后失寵以後的無助淒涼的心境、對武帝情意癡絕的盼望，以及盼而不得的酸楚哀傷。漢樂府中的《上山采蘼蕪》亦是典型的棄婦詩，詩中“長跪問故夫，新人復如何。新人雖言好，未若故人姝”的問答，讓人感受到棄婦的善良寬厚的同時愈發同情她無辜遭棄的命運。《太平禦覽》記載了一首名為《古豔歌》的棄婦詞，其曰：“粵粵白兔，東走西顧。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。”只四句道盡棄婦孤苦無依的形象、世態冷漠涼薄的悽楚。曹植亦有一篇《棄婦詩》之作，擬棄婦口吻塑造了一個“有子月經天，無子若流星”的因無子而遭棄的女子形象，並著重渲染了棄婦難以排遣的孤獨與哀苦，讀之令人神傷。唐代以後，詠棄婦的作品愈見增多，如戴叔倫的《去婦怨》、張籍的《離婦》、顧況的《棄婦詩》、白居易的《後宮詞》、《井底引銀瓶》等等，均為佳作。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的新樂府詩《母別子》，此詩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棄婦悲劇，詩的結語尤為驚人：“新人新人聽我語，洛陽無限紅樓

女。但願將軍重立功，更有新人勝於汝。”此雖怨恨激憤之語，正道出了整個社會婚姻悲劇的根源。“新人”和“舊人”永遠只是相對而言，只要人喜新厭舊的本性得不到滿足，類似這樣的婚姻悲劇就會永遠不停地重複上演。《詩經》棄婦詩啟人深思之處，正在於它們不僅映現了人類過去當時的事實，還預示了人類在遙遠的將來仍然存在亦無法解決的問題。

## 二、征夫戍卒生活的苦吟

西周末年，王室失信、大國紛爭、戰事頻仍，動盪年代最易導致人命微輕，室家離散，故《詩經》中，總是瀰漫著一股濃得化不開的哀愁，充斥其間的，多是征夫戍卒用生命唱出的苦吟。

此類詩歌，當以《邶風·擊鼓》為代表。《擊鼓》一詩，可說是戍卒思歸不得而作的一篇訣別辭。清代喬億言此詩乃“征戍詩之祖”<sup>10</sup>，可謂別具慧眼，全詩如下：

擊鼓其鏜，踴躍用兵。土國城漕，我獨南行。  
從孫子仲，平陳與宋。不我以歸，憂心有忡。  
爰居爰處？爰喪其馬？於以求之？於林之下。  
死生契闊，與子成說。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  
於嗟闊兮，不我活兮。於嗟洵兮，不我信兮。

詩的首章言南行之事，而著一“獨”字，厭戰自傷的心理俱現，正是朱熹所謂：“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，或築城於漕，而我獨南行，有鋒鏑死亡之憂，危苦尤甚也。”<sup>11</sup> 二章本南行之故，“不我以歸，憂心有忡”一句，思歸之情猶進一層。三章陳軍中怠慢之狀，但見征役之苦，失伍之狀。此章的釋義，絕大多數注家以為是世家訣別之辭，如嚴粲注解：“錢氏曰：‘自知必死也，不言死，惟言喪馬，蓋婉辭。’士卒將行，知其必敗，與其世家訣別曰：汝在家居處矣，我必死於是行，而喪其馬矣。身死則馬非我有，唐人詩所謂‘去時鞍馬別人騎’也。汝若求我，其於林下乎。言死於林下也。”<sup>12</sup> 在如此喪馬歸林、失伍離次的混亂戰場中，能夠全身而退極為不易，因此此章即使不做世家訣別之辭解，亦可看做是戍卒負傷甚至命懸時刻的悲吟。人在迷離之際往往出現幻象，有如電影中的蒙太奇手法。不少戰爭史詩電影中，當主人公浴血沙場命至彌留之際，交錯於眼前的，往往是故鄉清脆的山水農田、靜謐的生活畫面、親切的家人笑臉，此詩的第四章正可如是解之，當日執手相誓、期以偕老的畫面，浮現在主人公腦海中，那是他生命中最珍視的回憶。“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”，纏綿之情，只是在平易處用本色語出之，放在當時情境中，卻字字驚心，因為意識和現實，亦有可能變成兩個從此隔絕的世界。詩至此，自然轉入第五章：恐違世家之約，長長的歎息更添沉痛之感。這首詩，雖可作為世家訣別之辭讀之，然而辭中的悲怨何止兒女之情，詩人真正傷懷的，乃死生之際個

<sup>10</sup> 喬億《劍溪說詩又編》，郭紹虞編《清詩話續編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115頁。

<sup>11</sup> 朱熹《詩集傳》，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22頁。

<sup>12</sup> 嚴粲《詩緝》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人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，雖曰訣命，實則透露著於生的至深依戀。唐詩中描寫征夫戍卒的名篇頗多，陳陶的《隴西行》與此詩詩意庶幾近之：

誓掃匈奴不顧身，五千貂錦喪胡塵。

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閨夢裏人。

起二句正是征役之狀，境象尤其闊大，後二句則是室家之情，於巧思中寫出深深地哀憫，正是《擊鼓》中“不我信兮”的悲涼終結。《擊鼓》之後，征夫之苦戍卒之悲，亦都從征役與室家兩面寫之，漢代陳琳的《飲馬長城窟行》，唐代杜甫的《新婚別》，代代出新，然其內裏，均深得《擊鼓》之意。

《魏風·陟岵》敘寫征人之事，則別具一種含蓄的悲情。《毛序》謂此詩：“陟岵，孝子行役，思念父母也。國迫而數侵削，役乎大國，父母兄弟離散，而作是詩也。”<sup>13</sup> 其說與詩意相符。此詩敘說的人情千古一然，但其手法卻是獨具一格。詩中，詩人未發一語征役之苦、念親之痛，思鄉之情，而全借父母兄長之口吻道出。如此表達方式，更見出戍卒思歸的迫切之心與思家的深厚之情，其情含蓄，所感亦猶為苦澀，蓋以想像之辭以慰己心，正是詩人傷心最深處。方玉潤的分析，也正是切中了此詩三昧：“人子行役，登高念親，人情之常。若從正面直寫己之所以念親，縱千言萬語，豈能道得盡？詩妙從對面設想，思親所以念己之心與臨行勗己之言，則筆以曲而愈達，情以婉而愈深，千載之下讀之，猶足令羈旅人望白雲而起思念之念，況當日遠離父母者乎？”<sup>14</sup> 這種“對面設想”的手法，錢鐘書先生稱為“分身以自省，推己以付他；寫心行則我思人乃想人必思我”<sup>15</sup> 的手法，被後世詩人廣泛借鑒，如王維《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》：“遙知兄弟登高處，遍插茱萸少一人”；白居易《望驛臺》：“兩處春光同日盡，居人思客客思家”；韋莊《浣溪沙》：“夜夜相思更漏殘，傷心明月憑欄杆，想君思我錦衾寒”等等，皆以此詩為藍本。陳繼揆評論此詩對後代影響時云：“杜詩：‘遙憐小兒女，未解憶長安’，明知其憶，而反言未解，更進一層。是推陳出新法。”<sup>16</sup> 前人認為《詩》篇篇有創意，正是得益與《詩》的首創之功，後代詩人才能在承繼中推陳出新，溪流匯成江海。

《詩經》中有兩首詩，未直言征役之勞戰事之苦，而都是在歸家途中寄託各自哀思，兩首詩分別是《豳風·東山》與《小雅·采薇》。詩中的征人，於歸家途中所憶所想之事，所夢所見之景，是如此真切細微地屬於某個人，亦是如此寬厚博大地屬於每一個人，讓人猶念千載而下，情同此心。

先看《東山》，《詩序》曰：“《東山》，周公東征也。周公東征，三年而歸，勞歸士，大夫美之，故作是詩也。一章言其完也，二章言其思也，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，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。君子之於人，序其情而閔其勞，所以說也。說以使民，民忘其死，其唯《東山》乎？”<sup>17</sup> 此說雖仍難逃以美刺解詩之窠臼，然一貫板著嚴肅面孔的經學家說此詩時，於物理人情的解讀卻也通達，何以？概人之常情用最真實的語言道出，就足以融化世間的一切冷漠。《東山》的好，首先在其選擇了一個

<sup>13</sup> 鄭玄注、孔穎達疏《毛詩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，第358頁。

<sup>14</sup> 方玉潤《詩經原始》，中華書局1986年版，246頁。

<sup>15</sup> 錢鐘書《管錐編》，三聯書店2007年版，第193頁。

<sup>16</sup> 陳繼揆《讀風臆補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，第87卷。

<sup>17</sup> 鄭玄注、孔穎達疏《毛詩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，第395頁。

獨特的角度——“在路上”，即回鄉之路，詩人全然不正面描摹征役之苦，只是讓回家路上的喜怒哀愁匯成一部影像集，映現出征人心靈最深處的真實。這條歸鄉之路是如此之長，長得足夠裝下整整三年的思念。“惘惘不歸”的三年時光，何時不思歸，何時不念家，然真正回歸之時，則是“我東曰歸，我心西悲”，翻喜為悲，正是痛定思痛、不勝唏噓之詞。而歸鄉之路又是如此之短，如此之近，“町疇鹿場，熠燿宵行”的故鄉田園、“有敦瓜苦，烝在栗薪”的家居微物，一切都近得如在目前；“其新孔嘉，其舊如之何”，久別重逢的夫妻相聚似乎也伸手可觸，想像與現實的遠近交錯間，便容納了人生無數的苦樂悲欣，於是思念中的一切都變得溫暖可愛，幽冷淒楚的“可畏”都成為溫柔的“可懷”，征人飽經滄桑的心於是在這種矛盾中呈現在讀者眼前。《東山》之好，其次在於情境，雨勢貫穿全篇，於是整首詩都蒙上一層迷蒙的哀愁。賀貽孫曰：“每章俱用‘零雨其濛’四字點綴，……由此四字，不待終篇已自黯然魂消矣。”<sup>18</sup> 非是處處有雨，實則只是歸途中雨而已，然“以我觀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”<sup>19</sup>，詩人的點點詩思才盡被雨淋濕。一首《東山》，可謂繪景如畫、抒情如見、悲喜悵懼，浮想聯翩，沉吟錯綜而天衣無縫，實在是三百篇中的佳作，因此王士禛推崇其為“寫閨閣之致，遠歸之情，遂為六朝唐人之祖”。<sup>20</sup>

有別於《東山》用虛筆曲盡人情的手法，《小雅·采薇》中，戍卒歸途中所聞所見、所思所憶，皆為實錄。全詩結構亦未見起伏跌宕之致，前三章陳久戍不歸的思家之苦，後兩章憶疆場奔走的戰鬥之勞，末章摹楊柳雨雪的途中之景，全從最真處寫出，卻最能點染人的幽思與哀愁。而此詩的末章尤為令人稱道，“楊柳依依”一句，既含當日為國出征的豪邁，有見依依惜別故鄉的深情；而“雨雪霏霏”一句，淒清冷寂的雨雪中，征人久戍歸來，一種飽經滄桑、歷經磨難的心情愈加顯得沉重和悲哀。這句絕佳的融情入景、情境互現的寫法，一直為後代文人激賞不已。如王夫之《薑齋詩話》則道出此句另一妙處：“‘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。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。’以樂景寫哀，以哀景寫樂，一倍增其哀樂。”<sup>21</sup> 正是得益於這種用相反的景象來襯托情感的寫法，詩歌才有如此強烈的藝術效果。因此，這種筆法在千古傳誦的過程中，亦被後代詩人視為摹本而反復模仿，如曹植的“昔我初遷，朱華未希。今我旋止，素雪雲飛”，俱翻《采薇》之意；顏延年之“昔辭秋未素，今也歲載華”；“始出嚴霜結，今來白露晞”；王元長之“昔往倉庚鳴，今來蟋蟀吟”；韓愈之“始去杏飛蜂，及歸柳嘶螿”等等，今昔物象的變遷牽出往後多少詩人無奈的悲吟，可見《詩經》作意，實在惠及後人。

事實上，《詩經》中征人戍卒的苦吟何止以上提及的幾首，《邶風·式微》裏民眾“微君之躬，胡為乎中露”的設問，人民苦不堪言的怨恨之情已溢於言表。《王風·揚之水》裏的征夫戍無定所，歸期無望，只能換作“曷月予還歸哉”的聲聲鳴泣。《唐風·鶉羽》中的戍卒，因服勞役無得歸田，念無力能贍養父母，不覺悲從中來，無助地呼喊著茫茫蒼天：“悠悠蒼天，曷其有常？”《小雅·出車》一詩雖為一首將士凱旋歸來所唱的一首讚歌，但其中仍充斥著征人“王事多艱，維其棘矣”、

<sup>18</sup> 賀貽孫《詩觸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經部》第72冊，齊魯書社1997年版，第263頁。

<sup>19</sup> 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1頁。

<sup>20</sup> 王士禛《漁洋詩話》，《清詩話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181頁。

<sup>21</sup> 王夫之《薑齋詩話》，《清詩話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4頁。

“憂心悄悄，僕夫況瘁”、“豈不懷歸，畏此簡書”的無奈感歎。《小雅·蓼莪》之詩人亦痛感自己久役不歸不能奉養父母，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勞瘁”的聲聲感歎催人淚下。《小雅·漸漸之石》則通過極為細緻的白描，再現了“武人東征，不遑他矣”的慘狀。《小雅·何草不黃》中，戍卒“哀我征夫，獨為匪民”的質問正是征夫陷入非人待遇的寫照，此詩《詩序》云：“刺幽王也，視民為禽獸，君子憂之”<sup>22</sup>，此解亦看出了下民生存的苦況。與征夫戍卒悲吟相對的，還有室家思婦的悲歎，此二者本是一體兩面、相依相生的一對統一體。征夫在無邊的勞苦中每每念及“執子之手、於此偕老”的室家溫情，爭奈思婦不是在倍感煎熬的思念中懷想征夫“君子於役，苟無饑渴”的人之常情，這正是李白詩所謂“當君懷歸日，是妾斷腸時”的兩處怨辭。所以如《周南·汝墳》、《召南·草蟲》、《王風·君子於役》、《小雅·杕杜》、《小雅·采芣》等詩，正反映了統治階級的無邊勞役造成世間曠男怨女日多、室家分離愈苦的局面，所以葉燮才說：“《三百篇》中，裏巷歌謠，思婦勞人之吟詠居其半。”<sup>23</sup>

正是因為《詩經》中記錄戰爭徭役帶來的生靈塗炭如此驚心，中國文化中“非戰”的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漸漸瀰漫開來。如老子就認為：“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”，並說：“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”，正是看到了戰爭給人的戕害之深；儒家的孔孟面對大國爭霸的現實，主張王者應行仁政、修德行，並在諸侯國推行“王道”而反對“霸道”；嚮往和平的墨家更是直接提出了“兼愛”、“非攻”的思想；就連兵家的代表人物孫子，也把“不戰而屈人之兵，”列在“謀攻”的首位，並認為其為“善之善者也”，雖言兵然思想實質仍是反戰的。這些非戰的言論，正是建立在人文關懷之基礎之上，顯示出中國文化淳樸溫厚的一面。此後的詩歌史中，這種“非戰”情緒的流露，亦多體現在征夫戍卒的悲吟聲中。此類詩歌的作者身份，主要可分為兩類：一為下層民眾創作的自發而歌的樂府民謠，二是文人代言的有意為之的文人詩歌。前者如樂府詩中的《十五從軍征》、《戰城南》等，特別是《戰城南》一詩，把兵戈止息後瀰漫於戰場的死亡氣息刻畫得猶為恐怖：“戰城南，死郭北，野死不葬烏可食。為我謂烏：‘且為客豪。野死諒不葬，腐肉安能去子逃？’水深激激，蒲葦冥冥。梟騎戰鬥死，驚馬徘徊鳴。”死不得葬，身為烏食，征夫們的身不由己的悲涼命運於此處被渲染成了無以復加的絕望。至於文人詩的創作，他們除了能感同身受地描述征夫戍卒的悲苦之外，往往還能鞭辟入裏地揭示造成這種苦難的根源。如魏晉時王粲的《從軍詩》、陳琳的《飲馬長城窟行》等，於此都頗有感慨。待到唐代，抒寫此類題材的作品更加豐富，王昌齡的《從軍行》二首、高適的《燕歌行》、陳陶的《隴西行》、柳中庸的《征人怨》等詩皆是其中佳作。

唐代詩人中，惟杜甫記錄征人無盡的苦難最為觸動人心，他的《後出塞》組詩，《悲陳陶》、《新安吏》、《垂老別》等詩篇，皆對人民苦於徭役，征人死於戰爭的慘狀描摹深刻，然最見深度的還是《兵車行》一篇。詩云：“邊關血流成河，統治者猶自窮兵黷武，”；“況復秦兵耐苦戰，被驅不異犬與雞”等句，其中描述的征人“不異雞犬”的遭遇，直承《小雅·何草不黃》中“哀我征夫，獨為匪

<sup>22</sup> 鄭玄注、孔穎達疏《毛詩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，第501頁。

<sup>23</sup> 葉燮《原詩》，《清詩話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589頁。

民”而來，統治者以禽獸待其民的慘況，千年如此。詩中征人親眷們直冲雲天的呼號，集中展現了那個時代成千上萬的家庭妻離子散的悲劇。而詩中送行者的眷戀、悲愴，行者的憤懣、絕望，透過視覺與聽覺地雙重表現使得此詩成為描寫征夫戍卒詩歌的翹楚。幾乎可以這樣說，承《詩經》而來的此類題材已被老杜道盡矣。

### 三、流民浪子亂離的悲聲

《禮記·王制》有記載曰：“凡居民，量地以制邑，度地以居民，地、邑、居民，必參相得也。無曠土，無遊民，食節事時，民鹹安其居，樂事勸功，尊君親上，然後興學。”<sup>24</sup> 從以上記載可知，在政治清明、制度穩定的時代，社會各階層亦秩序井然，百姓更能安居樂業，絕不輕易背井離鄉。周代以農業立國，天下黔首安於故土，固守田園，正是周代立國之初就為統治者所重的基本國策。然而一旦制度廢弛、時局混亂，百姓則必流離失所，無所依託。中國文化至誕生起，就與農業、與土地結下不解之緣，農民一旦失去土地，則如《漢書·食貨志》所云：“不農則不地著，不地著則離鄉輕家，民如鳥獸，雖有高城深池，嚴法重刑，猶不能禁也。”<sup>25</sup> 廣大百姓無以為生，“曠土遊民”的現象亦“不能禁也”。西周末年到春秋時期，禮崩樂壞、政教尤衰，此時正是“變風變雅”“勃然俱作”的時代，而流民浪子於此亂世中的漂泊之苦與罹難之痛，充斥於《國風》與《小雅》的字裏行間。

據筆者統計，敘寫浪子流民悲苦的詩歌，《詩經》中就有《邶風·旄丘》、《邶風·北風》、《衛風·何廣》、《衛風·有狐》、《王風·葛藟》、《唐風·杕杜》、《檜風·匪風》、《小雅·鴻雁》、《小雅·苕之華》九篇之多。這些作品，有的敘寫了人民無法忍受暴政而相約逃亡，如《北風》一詩。《詩序》曰：“刺虐也。衛國並為威虐，百姓不親，莫不相攜而去焉。”<sup>26</sup> 當合詩意。衛國自州籲之亂起，三世皆亂，且昏君特別多，宋公、宣公、惠公皆是淫逸無德，暴虐人民的昏聩之主。且衛國北方苦於狄人的侵略，南方受制於齊晉的爭霸，人民生活苦不堪言，反映在《詩》中，即表現統治黑暗、揭露政治腐朽的詩歌格外之多。在表現流民浪人的主題中，來自衛國的詩篇數量也占半數，足見其民生活慘澹的程度。《北風》一詩，正反映了人民不堪其苦的慘狀。詩中“北風其涼，雨雪其雱”的環境描寫，渲染出一種嚴酷悲慘的時代氛圍；而“其虛其邪？既亟只且”的自問自答，使人猶聞那種緊張無比的急促之聲，表現出人民迫不及待逃亡的氛圍，衛國政治之昏暗、人民所遭之壓迫亦可從側面見之。

流離失所的流民浪客，心中最掛念的往往是家鄉風物、故土家園，但現實的慘況往往使他們有家不得歸，有國不能回，《河廣》、《匪風》兩詩正是流民此種心境的絕佳反映。《河廣》一詩，《詩

<sup>24</sup> 鄭元注，孔穎達疏《禮記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本》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，第1338頁。

<sup>25</sup> 班固《漢書·食貨志》，中華書局1999年版，第952-953頁。

<sup>26</sup> 鄭玄注，孔穎達疏《毛詩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本》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，第310頁。



序》謂宋襄公母宋桓夫人所作。宋桓夫人系衛人，如按其所言，她歸宋之後其詩理當列入“宋風”而不是《衛風》。有關此問題後代學者多有議論，其中又以陳奐的說法最有代表性：“《載弛》許詩，《河廣》宋詩，而系列於鄘、衛之風，以二夫人於其宗國皆有存亡繼絕之思，故錄之。”<sup>27</sup> 宋桓夫人與《鄘風·載弛》的作者許穆夫人為姐妹，如按陳說，此詩的主旨當是宋桓夫人企望宋國渡河救衛，然仔細揣摩詩意，無論如何讀不能如《載弛》詩一般繼存宗國的意緒，所以毛、陳之說，自當存疑而不可俱信。細讀此詩，讀者感受到的只是一個思歸不得的宋人一聲聲絕望的哀呼。衛國在遷都之前與宋國只隔一條黃河，這條阻斷家鄉的大河在詩人眼中如此之窄，窄得“一葦杭之”、“曾不容刀”；而家鄉亦如此之近，近得可以“跂予望之”、“曾不崇朝”，這種誇張的寫法雖然是言過其實，但是皆為詩人內心情感的真實反映。縱然家鄉故國在詩人眼裏如同比鄰，然總有什麼原因困擾著這位浪子無法歸鄉。具體原因詩人雖未明言，然聯繫宋國的政治環境，其國先後有魚石之亂、華向之亂、桓魋之亂、大尹之亂等等時局動盪，綱紀無存，民被其苦，宋人被迫流亡衛國，迫於國內混亂無堪的局面而不見歸期，想來亦合情理。《匪風》詩中，浪人漂泊天涯、心懷故鄉的心理在景物的襯托中格外感染人心。詩的開頭“匪風發兮，匪車偈兮。顧瞻周道，中心怛兮”兩句，渲染出一幅風起塵揚、車馬賓士的景象，詩人可能身在車中，回望來時的遙遙路途，不覺興起淪落天涯、難抑歸思的情思。末章“誰將西歸？懷之好音”一句，意即“誰將西歸乎？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。已見思之之甚，但有西歸之人，即思有以厚之也。”<sup>28</sup> 正是飄零異鄉，惟願逢人捎回平安訊息，詩人思鄉念親的情懷，於此句表現得淋漓盡致。唐人岑參之《逢入京使》一詩云“故園東望路漫漫，雙袖龍鍾淚不幹。馬上相逢無紙筆，憑君傳語報平安。”詩中情景，正是祖《匪風》之意而來。

流民不堪其苦而逃亡，浪子不得歸國而思鄉，此兩類情事與《詩》中雖有反應，然終不是此類主題的主流，流民浪子痛苦絕望的悲聲，才是此類詩歌的主流。如《王風·葛藟》，幾乎可視作流浪者的乞食之歌，詩言：

綿綿葛藟，在河之滸。終遠兄弟，謂他人父。謂他人父，亦莫我顧！

詩中反應的世衰民散的慘澹圖景使人倍感沉痛與傷懷。這個流落異鄉的浪子，四處哀求乞食而不得，甚至失去了為人最起碼的自尊，認他人為父母兄弟，然而同情救濟仍舊未得，還盡受旁人的白眼。方玉潤評此詩曰：“故人一去鄉里，遠其兄弟，則舉目無親，誰可因依？雖欲謂他人之父以為父，而其父反愕然而不之顧；即欲謂他人之母以為母，而其母亦怱然而不我親；父母且不可以偽託，況昆弟乎？則更澹然焉如無聞也。民情如此，世道可知。誰則使之然哉？當必有任其咎者，即謂平王之棄其九族，而民因無九族之親者，亦奚不可？”<sup>29</sup> 此言將流民的苦痛歸咎平王的言論雖有不妥，然對世道民情的把握尤其深刻，這正是王道盡失的亂離之禍盡由人民承擔的典型寫照，詩中那失去本根，無以為生的沉痛語讓人不忍卒讀。此外《邶風·旄丘》與《唐風·杕杜》兩詩，表達的主題與

<sup>27</sup> 陳奐《詩毛氏傳疏》，中國書店1984年影印本，卷五第21頁。

<sup>28</sup> 朱熹《詩集傳》，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100頁。

<sup>29</sup> 方玉潤《詩經原始》，中華書局1986年版，第199頁。

此詩相類，皆是流亡者求助與人而不得的悲聲，與《王風·葛藟》一道組成了亂離時代流民無助的悲歌。

此外還有一部分詩歌，真切再現了流民浪子悲慘的生活處境與絕望的精神狀態，《小雅》中《鴻雁》、《苕之華》兩詩正可觀之。《鴻雁》詩云：

鴻雁於飛，肅肅其羽。之子於征，劬勞於野。爰及矜人，哀此鰥寡。

鴻雁於飛，集於中澤。之子於垣，百堵皆作。雖則劬勞，其究安宅。

鴻雁於飛，哀鳴嗷嗷。維此哲人，謂我劬勞。維彼愚人，謂我宣驕。

此詩以鴻雁起興，刻畫了一幅鴻雁哀鳴於曠野，流民徘徊於荒郊的慘澹圖景。這群被貧窮困苦的生活折磨的幾近麻木的流民，抬眼見到遙遠的天際飛來一群大雁，他們的聲聲哀鳴牽扯著流民孤苦的心弦，於是情不自禁地吟唱出這首哀歌。然而，鴻雁之聲雖哀，然它們尚能集於沼澤，找到棲息之地，反觀自己，流離失所，終日勞頓而無所居，人不如物之感讓人更感淒涼。東漢劉陶上桓帝疏中云：“臣嘗誦《詩》，至於鴻雁於野之勞，哀勤百堵之事，每喟爾長歎。”此詩詠鴻雁而傷己哀的情感力量感人若此，後代遂以“鴻雁”作為流民的代名詞，“哀鴻遍野”亦成為亂離時代流民遍地，無以托身的現實寫照。而《苕之華》一詩，則將難民的慘狀寫的最為驚心沉痛：

苕之華，芸其黃矣。心之憂矣，維其傷矣。

苕之華，其葉青青。知我如此，不如無生！

牂羊墳首，三星在罍。人可以食，鮮可以飽！

此詩以苕華起興，其義正如王引之所言：“詩人之起興，往往感物之盛而歎人之衰。”<sup>30</sup> 詩人正是有感於花草生長的茂盛而歎人反憔悴不堪的苦況。接下首章歎“維其傷矣”的哀怨；次章抒“不如無生”的悲涼；卒章“人可以食，鮮可以飽”一句猶為痛徹人心，王照圓曰：“人可以食，食人也。鮮可以飽，人瘦也。此言絕痛”，正寫出了人即使欲生而無以為生的無盡絕望。這種層層深入的寫法，王照圓評曰：“苕華芸黃尚未寫得十分深痛，至牂羊墳首，三星在罍，真極為深痛，不忍卒讀矣。”《苕之華》一詩，位於《小雅》末端，其與《何草不黃》一道，用“不如無生”的痛絕感傷，與“獨為匪民”的非人悲歎，組成了一曲讓人太息彌日的哀歌，《詩經》編訂者用意之深，尤讓人感歎。《三國志》卷八記當時的亂象曰：“今四民流移，托身他方，攜白首於山野，棄稚子於溝壑，顧故鄉而哀歎，向阡陌而流涕”<sup>31</sup>，道盡流民浪子心懷故鄉、無所依託、困頓饑饉的慘狀，正可為《詩經》中此類詩歌作注矣。

<sup>30</sup> 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182頁。

<sup>31</sup> 陳壽《三國志》，中華書局1999年版，第200頁。

#### 四、使臣胥吏勞苦的怨辭

《孟子·萬章下》對上古時期階級制度有如此記載：“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；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，祿足以代其耕也。”<sup>32</sup> 周代社會等級森嚴，各階層之間秩序井然的狀況於此可見矣。其中處於最下層的“下士”，雖可以免去躬耕勞作之苦，然而身處統治階級的底層，身為微官小吏，他們公事繁忙而又俸祿微薄，仕宦的苦辛，生活的重擔常常讓他們對人生嗟怨不已，時而發出無可奈何的長歎。如《邶風·北門》一詩中的小官吏，因為“王事適我，政事一埤益我”，繁重的公務已讓他不堪其勞，儘管勞苦若此，他的生活仍然入不敷出，“終窶且貧”，回到家中又受到家人無端的責難。面對這種內外交迫的困境，他無能為力而又無可奈何，只好將自己的不幸歸於天命，反復重複著“已焉哉！天實為之，謂之何哉”的歎息。《北門》詩中胥吏的這種生活境遇與黯然心態，可視作其時小官吏的普遍遭遇，《齊風·東方未明》一詩用女子的口吻，用傳神的鋪陳，將一個“不能辰夜，不夙則莫”的早晚不得休息的小官吏形象刻畫得惟妙惟肖。其中“狂夫瞿瞿”的神態刻畫，“顛倒衣裳”的動作描寫，已微露出官吏之妻的輕視之意，這種心態正是《北門》詩中“我入自外，室人交徧謫我”的潛在心理反應。

除了小官吏內外交困的生活反映外，《詩經》裏還存在不少表現使臣奔波於外、勞苦不堪的詩歌，如《召南·小星》、《小雅·四牡》、《小雅·四月》諸詩。《小星》詩中因有“抱衾與裯”一句，被毛序認為是“賤妾進禦於君”<sup>33</sup>之詩，實則謬之。方玉潤力辟《詩序》之謬，曰：“詩中詞意唯衾裯句近閨詞，餘皆不類。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。且即使此句為閨閣詠，亦青樓移枕就人之意，豈深宮進禦於君之象哉？姚氏際恒解此詩，引章俊卿之言，以為‘小臣行役作’，因推廣其意云：山川原隰之間，仰頭見星，東西歷歷可指，所謂‘戴星而行’也。抱衾裯云者，猶後人言襪被之謂。‘寔命不同’，則較‘我從事獨賢’稍微渾厚。若謂眾妾，則是乃其常分，安見為後妃之惠及妾媵乎？”<sup>34</sup>此論對《詩序》之誤一一進行駁斥，有理有據。然方氏解詩認為小臣行役乃是“自甘”，亦稍顯偏頗。詩中使臣的對於“肅肅宵征，夙夜在公”的勞苦之狀，僅加以“寔命不同”的長歎，這種命運的悲歎雖不如強烈的呼告般怨恨激憤，然詩人的感傷與悲哀亦可明白見之，絕不如方氏所說，是“循分自安，毫無怨懟詞”。《小星》中的使臣，心中雖有怨憤，然勤勞王室，克盡其職，只將悲苦的生活歸之於命，可見其忠厚之心。這種忠厚的心聲，同樣出現在《四牡》詩中。詩中使臣反復感歎“豈不懷歸，王事靡盬”的苦痛，非全在於“不遑啟處”的辛勞，而是由於“不遑將父”、“不遑將母”的愧疚。《毛傳》云：“思歸者，私恩也；靡盬者，公義也；傷悲者，情思也。”<sup>35</sup>《鄭箋》發明之：“無私恩，非孝子也；無公義，非忠臣也。君子不以私害公，不以家事辭王事。”<sup>36</sup>可見此詩，寫進使

<sup>32</sup> 金良年《孟子譯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215頁。

<sup>33</sup> 鄭玄注、孔穎達疏《毛詩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，第291頁。

<sup>34</sup> 方玉潤《詩經原始》，中華書局1986年版，第111頁。

<sup>35</sup> 孔穎達《毛詩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，第406頁。

<sup>36</sup> 同上注。

臣“忠孝不能兩全”的進退維谷之心態。這種矛盾的心理，亦是中國後世文人兩千多年來面對的相同心理困境。同樣是苦於行役，《四月》詩中的使臣，在抒發己之怨思的同時，對巡行之地的民生世態亦有著深入的觀察，對民眾的痛楚亦寄予了深切的同情。詩中的使臣，在行役的過程中曆夏、秋、冬之三季，經江漢、南國之廣域，其行役日久，曆地之廣，足見其奔波勞苦之狀。因為行役詩人不得歸祭祖先，心中憤懣無極，故首章發以“先祖匪人，胡寧忍予”。接下追憶行役時的苦辛，詩人雖備受寒氣暴風的侵襲，然身體上的苦痛怎麼也比不上心中的彷徨與憂懼，耳目所見盡是“亂離瘼矣”的民生慘狀，且上位者仍“廢為殘賊，莫知其尤”，如鄭玄注云：“山有美善之草，生於梅栗之下，人取其實蹂躪而害之，令不得蕃茂。喻上多賦斂，富人盡財，而弱民與受困窮。”<sup>37</sup> 橫徵暴斂的世態讓詩人頗感憂心，遂有“我日構禍，曷云能穀”的傷己憂時之感。縱觀全詩，詩人將行役中感事傷亂、憂己憂民的情懷融入到入目之景的興法之中，詩人的怨思故而渾然無跡。

統觀這些使臣胥吏勞苦的怨辭，明顯的感覺便是一種敦厚篤實之心深埋詩中。創作這些詩歌的小官吏，社會地位儘管不高，然而他們心系宗國拳拳用心、勤於王事的兢兢態度，不可謂不深。縱使行役奔波勞苦不堪，縱使政務繁忙內外交困，他們仍是怨天而不尤人，對宗主、對國家充滿一篇赤誠之心，對生民亦飽含同情。所以他們的詩歌，沒有呼天搶地般的詛咒與痛罵，只是一聲聲低回的哀歎與怨思。這種影響是深遠的，其在人格上淘養了後世文人士大夫“人在江湖、心存魏闕”的忠誠之心，而在文學上則導致了委婉含蓄、溫柔敦厚的風格取向。《詩經》之經典，正是在潛移默化處陶冶情懷，劃定風格。高適《封丘作》詩云：“拜迎長官心欲碎，鞭撻黎庶使人悲”，或許可以用來代表這些使臣胥吏的心聲。

總之，《詩經》中的詩篇，多系於上述四類人的生存感歎之中，閃現於其中的，正是一種溫厚篤實的人文關懷。且其中每一類詩歌，均開導出後代於此類詩歌相對應的主題。正如清人喬億所言：“蓋《雄雉》，思懷詩之祖也；《旄丘》、《陟岵》，羈旅行役詩之祖也；《擊鼓》、《揚之水》，征戍詩之祖也；《小星》、《伯兮》，宮詞、閨怨詩之祖也。”<sup>38</sup> 更為關鍵的是，這些棄婦怨女、征夫戍卒、流民浪子、使臣胥吏，他們絕大部分身處社會底層，如此多的哀歎與悲歌彙集一處，如百川歸海，其形成的乃是一種廣義的人文精神。這種精神，後代詩人承其續而揚其波，終而形成了中國詩歌史上流韻不絕的人文關懷之統緒。

(武漢生物工程学院講師)

---

作者簡介：雷莎（1980-）：文學博士，講師。武漢生物工程學院社會科學處副處長。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以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研究。

聯繫方式：湖北省武漢市新洲區漢施路1號武漢生物工程學院 社會科學處

郵編：430415；email:23920659@qq.com

---

<sup>37</sup> 孔穎達《毛詩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，第462頁。

<sup>38</sup> 喬億《劍溪說詩又編》，郭紹虞《清詩話續編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115頁。